



序

夫士君子欲以文章之道顯名天下非歷乎困

頓抑鬱之遭則其器不足以成也非經乎憂虞

險阻之故則其才不足以變也非有以推挽於

其前振揚於其後則其道不足以廣也江郎辰

六以拔俗之標負日上之氣謂當早翔上國揚



譽帝廷對宣室之談奏上林之賦耳乃猿臂數
奇所如不偶徒步一萬里始得與計借之選所
謂困頓抑鬱者不其然乎迨就予甥館以來蓋
自京邸以至荅川由乙巳而迄己酉奔走泥塗
周旋急難况瘁之日多宴言之日少更遭顛躓
形神消盡所謂憂虞險阻者予之遇如此而辰

六靡不相共也則辰六不旣困乎乃觀其爲文
若詩若詞頓挫淋漓芊纏婉麗能兼經傳子史
之精義而辰六固欲然自下如有所不足於其
中者豈非以千秋之綿邈懼五采之不彰乎不
知文章之道患其實不足以當耳今辰六之才
之器先輩如婁川淝水諸先生無不互爲揚詡

譽帝廷對宣室之談奏上林之賦耳乃猿臂數
奇所如不偶徒步一萬里始得與計借之選所
謂困頓抑鬱者不其然乎迨就予甥館以來蓋
自京邸以至荅川由乙巳而迄己酉奔走泥塗
周旋急難况瘁之日多宴言之日少更遭顛躓
形神消盡所謂憂虞險阻者予之遇如此而辰

六靡不相共也則辰六不既困乎乃觀其爲文
若詩若詞頓挫淋漓芊纏婉麗能兼經傳子史
之精義而辰六固欲然自下如有所不足於其
中者豈非以千秋之綿邈懼五采之不彰乎不
知文章之道患其實不足以當耳今辰六之才
之器先輩如婁川淝水諸先生無不互爲揚詡

方之孔融之見元禮太白之遇荊州殆有過焉
若余者方以罪戾餘生含悲楚慘烏足爲辰六
之推挽乎雖然前之有望於後亦猶後之有望
於前也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而其文
益振其道益大余雖遠遜退之而辰六之才寔
過李漢余又將以辰六之望余者望之辰六也

夫康熙壬子花朝菴園吳綺題

序

冉駹初啓相如馳夾道之文并荆旣通太白寄

夜郎之跡然山畱銅柱未見摩崖石以題名卽

縣置龍標不聞向郵亭而畫句迺若江子辰六

璞玉渾金比質春雲秋水爲神光岳鍾英天人

闡蘊夢授江淹之筆紅錦入懷家傳劉向之經

青藜作照揆藻漱藝文之潤覃思探象數之微
談黃馬以何雄賦碧雞而殊麗胸森武庫獨開
黔陽山水之靈名冠藝壇首倡貴竹人文之盛
從上計以應詔多停船而覓孝廉同諸儒以解
經將奪席而難博士乃偶垂鵬翅蜚待三年行
直上鳳池輝翔千仞才益妙乎南國文可媿於

西京咸知賈誼之少年爭致張華之上坐相從
彥輔識洗馬之清姿競見士安延記室之令譽
追良游於梓澤絢矣簪裾儼勝會於蘭亭欣然
觴詠莫不文情芊鬱倍高壘白之題抑復寶光
陸離足重錦緹之襲幸從揮麈暇日盡窺握瑾
奇珍登建安作者之林猶聞正始置開元才子

之列不愧清新篇著帝京快登高而作賦詩成
灑岍善緣物以言情洵大雅之獨存振斯文於
未墜詠瑠璃椀覺妙絕潘尼之詞架珊瑚牀請
珍重徐陵之筆用公同好聊弁鄙言

乙巳長至年家弟陳鼓未拜手題

序

文章與經濟有二道乎吾聞之古能經緯天地
之謂文唐虞之世平成始奏生民始粒食而星
雲日月之歌禹貢山海經之書實爲萬世立言
者之祖蓋一經一緯而文章與經濟俱出焉後
世若晁賈韓柳歐蘇諸君子其立言之大小雖
不同然亦皆本於經濟故言之而能行行之而

有文彼雕蟲小技之爲武健科條之治文章云
乎哉經濟云乎哉江君辰六少以高才力學爲
四方推重其所爲詩文前輩若梅村芝麓荔裳
秋岳諸先生評之詳矣顧屢困於公車己未應
弘博之

詔復以飛鳥污卷之異不得與炊珠需次得一
縣如斗大汨沒江湖間公卿長者咸爲之扼腕
而辰六自如也時長沙初復大兵南下羽檄旁
午樓船芻茭踐更不時給諸令長莫不顛仆困
於徵發辰六應之裕如軍需如約而民不擾其
治迹一循文翁韓延壽之化而兼以胡質之守
趙張之精力撫軍蚤一見器之屆三載剡薦卓
異甲子夏予按試長沙辰六以其近集見示則
識愈高氣愈雄其旨淵然其光蒼蒼然蓋人以

文章爲文章辰六之文章卽其經濟經濟卽其文章其於古今治亂風俗貞淫人物之是非得失究之深矣故能卓乎自成一家言而與晁賈韓柳諸君子相上下也昔人議論長進則云不遇異人必得異書又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作詩必不佳辰六家學淵源於書無不讀又僑居廣陵爲南北都會賢人君子奇士之所聚

自黔南以抵燕齊晉楚萬餘里足跡幾徧鉅公名宿無不傾蓋納履况吳菌次先生詩詞下筆妙天下辰六其叔寶也宜其不同如是歟雖然辰六之爲人篤孝友急然諾其立身雅不欲位置今人中則其所自重者更自有在文章經濟又其次焉者也是爲序

康熙甲子季夏穀旦茗溪姚淳燾陟山氏敬題

於武昌公署之天藜閣

其六

今人牛服其酒日重

六之為人高本

其六

其六

其六

詩序

王阮亭士禛

士君子讀書必明於古昔得失治亂之故人才賢否之辯世運升降之大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犁然而不可惑猶以為未足也則又必馮軾萬里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遺蹟自通都大邑名山川以逮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所至馮弔其風流考訂其譌謬以發抒其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千古而無憾焉雖然難言之矣江子辰

六之學淹貫古今予每與之論史事俯仰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窹夜郎盤瓠之鄉作爲詩歌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役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楚而韓魏而燕趙其世自皇帝而唐宋其人自女媧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爲詩如千首美刺具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歌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

聞其說而疑之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何謂耶今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五篇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惡之義後之觀者將以爲歌咏之文乎抑以爲史傳之文乎其於孟氏之說夫何疑焉昔唐宋間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祖禹諸人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蘓梅陳黃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古人可也况今人哉

李容齋天馥

昔孔子存商周十五國之史于三百篇而勸懲寓焉
故詩亡而春秋作後之人徒以詩勝詩史遂分既分
而勸懲之旨亾矣近代楊廉夫李西涯樂府庶幾得
古人之遺江子間關跋涉低徊往迹嘗尙論得失尤
於氣節名義有關之地三致意凡得絕句若干首蓋
又繼楊李樂府而得其精焉者以視勸懲之旨當有
合也見之者不徒作詩讀斯得之矣余因其請爲論
次而並識之

宋荔裳琬

余慕茗溪山水之勝泛然獨遊江孝廉辰六自廣陵
挈舟而來相與登道場諸山行歌互答顧而樂之居
無何辰六有天目之遊歸而具道其峰巒洞壑之奇
復以積雪封徑路未得遂窺探之興爲憾吳興之去
禹航纔二百里而陰晴寒燠其不同如此則天目之
崇高邃遠從可知也辰六出其近所爲詩數百篇示
余俾爲之序余曰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作者之與
序者言人人殊言人人同也無已則請以山喻可乎
今夫穹然而高者山之勢也幽然而邃曠然而遠者

山之曲也杳然而深兀然而險淵然峭然哈呀而窈
窕者山之巖窟洞壑也雖然山其果盡於是哉高者
吾可攀梯絙索而登遠者吾可捫蘿挽葛而入遠者
吾可肩輿杖策而遊深且險者吾可排猿獠犯虎豹
懸繩秉炬足三分垂在外而下窺也哈呀而窈窕者
吾可寢食坐卧窮意象而求之丹青粉黛按圖經而
繪之也若夫朝暾出而曉霞開時雨過而輕靄集或
縹或青忽緝忽紫遠而望之則空翠撲人逼而視之
則淡然無色變化倏忽莫可端倪斯乃山之正色昔

人強名之曰翠微者不可以意象求丹青繪也辰六
之詩秀而婉靜而不佻其春容而迭蕩者有南山朝
霽之象焉其靚深而巉削者有峩峩天半之容焉
吾之論山者而况之何其相肖也哉雖然辰六籍於
夜郎以天目視吳興已有陰晴寒燠之异况界在群
峒萬里之外者哉錦屏銅鼓之蒼寒香鑪木笮之險
恠視天目則又有異焉然而峰巒洞壑其不同也當
亦如人之面而所謂空濛蒼翠弗可以意象求者固
將歷千載越萬里而未之或殊也持是說以論辰六

之詩辰六過人遠矣今吳興太守吳公菌次辰六文
人行也方以詩文雄寓內而尤精於山水之旨請以
爲質當不河漢乎吾言

王北山日高

吾鄉宋子荔裳讀書好古其爲詩古文不可一世凡
評騭今古曾不輕以許人往歲自南歸出安雅堂文
集示予集中見有江辰六詩序乃引山爲喻極力形
似而結之曰辰六之詩秀而婉靜而不佻春容迭蕩
者有南山朝霽之象焉靚深巉削者有峩嶠天半之

容焉予時未見辰六之詩竊疑許之過當後二年辰
六來京師得交其人見其詩如泛洞庭登黃雀宿泰
山謁岳廟諸篇卽比之少陵登岳陽樓左司登黃雀
樓太白登岱詩實無多讓辰六之詩亦遂至是乎至
其七言近體曰縱是聖朝無缺事也應鐵面立軒墀
曰未老雙親鍾愛日却勞兄弟望歸時五言近體曰
報國知何日拋書欲問天曰孤臣愁去國肯遽整歸
鞍曰莫告東歸使愁將白髮親古詩曰兒歸亦旣遲
母今知不知曰後世利名交患難幾相憐曰人生感

意氣頭顱安足論曰丈夫報國願如此画閣麒麟復
誰論觀此知江子於君親朋友之際更有一種真誠
至性發之聲詩豈區區風雲月露輩所得窺其涯涘
哉乃知宋子之言非過也若所著春蕪詞其山游所
作揆奇抉奧引人勝地尤子展成亦曰此草堂諸公
得未曾有其引重當又不獨宋子矣蓋江子以聰明
磊落之姿困於公車十年往來黔楚燕吳道上不下
數萬里江關遍歷順逆備嘗宜其寫山川之形勝奪
天地之英華如此宋子其知人哉昔王平子少所推
服每聞衛叔寶語言至於理會要妙間輒絕倒於坐
前後三聞爲之三倒宋子於江子之詩誠不啻此

詞序

尤悔菴侗

吾友吳蘭次才華敏妙以詞論之亦草堂中秦九也
雅聞有壻江辰六風流吐納不城乃翁恨未識其人
今秋寓桃葉渡孫子無言自廣陵郵書至發之得春
蕪詞篝燈快讀江山睂目花月精神江子在焉呼之
或出矣予尤喜其廬山諸作揆奇抉奧引人勝地如

坐香鑪之峰飲珠廉之谷不止嘲風弄月作兒女子
語此草堂諸公得未曾有者恐吳興太守亦讓一頭
矣昔少游滿庭芳山抹微雲一闋傳播人口其壻某
爲細小所侮因大言曰我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
笑之若辰六筆下自有雨打梨花豈乞靈於泰山哉
因序而歸之

吳菌次綺

江子辰六少負雋才長多雅望花生夢裏乃當代之
文通璧在車中是吾家之秘寶篇章妙麗攬香草于

中洲詩思清華照芙蓉以初日然而著述之暇長擬
陶情擊賁之餘偏能顧曲窗前按律每協大晟燈下
勻箋時裁小令西風漢闕發秋思於青蓮宿雨閒庭
長春心於紅豆玉笙雞塞南朝宮體之篇羌笛黃河
北里旗亭之曲莫不調飛郢雪響遏秦雲譬種萱蘓
見者愈三年之疾如擧蘭蓀佩之生十步之香固可
使周柳讓其妍思辛黃慙其麗唱矣爾乃半生驥坂
數歷燕吳萬里龍標頻遊梁楚一雙蠟屐登覽旣多
數曲哀箏悲歌時有閒寫清暉於逸藻或傳瓌思以

新腔嘗于斤竹嶺頭自紵染明霞之色時而蓮花社
裏紅絃寫瀑布之聲侍女倚簫姜堯章之烟波十里
將軍鐵板蕪玉局之雪浪千堆以此豪吟還將濟勝
斯又極詞人之雅韻備樂部之幽情者矣昔者山抹
微雲少游獲誇于子倩門開明月德璉取重于婦家
并屬美談傳爲軼事而予也參軍已老婁清湖海之
音開府空歸蕭瑟江關之賦不覺聞聲而起舞惟言
對酒以當歌爾

題江辰六詩集

合肥龔芝麓鼎彝曰摛辭命意超詣不凡曾不肯以
冠蓋酬贈薄風人之旨倡條台葉蕩雅正之心故詩
無鋪張而饒峭健去浮溢而得靖深溫厚蒼潔蕭疎
高勁確然有可以傳者

江寧余澹心懷曰是集清而不寒華而不靡奇而不
怪新而不澀王介甫曰此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
傳辰六足當之

桐城方坦庵拱乾曰才潔而理深才斂而氣絜才鎔
而神至江子才旣媼何難以詩鳴古今哉老

夫拜
矣

仁和吳方漣雲清曰辰六余女姪之壻年最英妙而
自待待人毫髮不苟歷患難死生不變真未易得往
所著述亦自成一家不附群響今茲更進純潔欲駕
古人而上之矣
漂陽馬野臣世俊曰予昔過廣陵卽聞江子又五年
得見其詩與爲人始知其才過人十百倍當爲傳人
無疑也
黃岡杜茶村濬曰虞山序梅村詩謂識趣正定才力
宏肆心地虛明若爲此集言之

泰州鄧孝威漢儀曰冲澹深粹出於自然此淵明詩
不可及處此子獨領會得

商丘宋牧仲犖曰全集洗脫一盡復言言出於根據
非深乎經史未易讀也

登州鞠觀玉珣曰余生平自信一真字唯江子情性
適合宜其詩亦然此學力難到處

東平李梅崖基和曰淵明曾掇拾異代事作古詩唐
人亦有獨以詠史絕句傳者若夫以作史之識寄託
於足跡所經則子長作史記意也吾於茲再見豈多

得哉

貴州徐僧廬必遴日向見廬山詞不讓樂天江南憶
諸作見江行雜咏復與少陵瞿塘灩澦諸篇爭勝及
得覽古詩淵博蒼健又若此江郎固無往不宜
婁縣程梓園文彙曰辰六于父兄師友間有賢聲故
其詩皆有本領乃久困公車甚爲之惜

題江辰六詞集

太倉吳梅村偉業曰秦柳蘓辛最難兼長辰六兩得
之所以爲佳評閨思詞又曰小窗斜日到芭蕉半床
斜月疎鐘後同此悲涼

嘉興曹秋岳溶曰阮亭云不纖不詭一往熨貼春蕪
詞之謂與

吳縣袁籜庵于令曰詞尙艷冶亦忌穢惡此集獨得

三昧

嘉興曹顧菴爾堪曰昔人謂淡而艷淺而深近而遠
方是擅場此爲兼盡

杭州徐野君士俊曰園次巧于言情辰六工于寫景
洵是冰清玉潤

三原孫豹人枝蔚日能從無景處着景的是妙才
長洲尤悔菴侗日風趣在冷朝陽鄭德璘之間
秀水朱錫鬯彞尊日叔子謂廣陵佳麗地有能歌辰
六詩餘者知必名于江淮之間洵然
江寧紀伯紫映鍾日玉艷珠鮮難爲彷彿
句容張菊人芳日辰六情詞妙在艷而不膩故自迴
出流輩

江辰六文集

濟南王阮亭先生

鑒定

江都吳園次先生

貴陽 江園辰六氏著

目次

卷一

詔擬

賦

卷二

解

論

書後

說

卷三

序

卷四

序

引

卷五

跋

卷六

記

傳

卷七

銘

卷七

卷書

文

卷八

露布

啓

卷東

尺牘

卷九

詩

樂府

五言古

七言古

卷十

詩

五言律

卷十一

詩

七言律

卷十二

詩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卷十三

詩

四言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七言絕句

卷十四

詞

小令

中調

長調

卷十五

雜記

卷十六

雜記

江辰六文集

貴陽

江闔辰六氏著

兄

江源逢其氏

弟

江澄梁雪氏

江湘文江氏同校

卷一 目次

詔

擬蜀江淮六郡明年租稅詔

擬封暹羅國王詔

賦 擬桂蠹羅園王瑞

斗視賦 蘇六沿博平縣錄端

獅子賦

卷一 長白山賦

瀛臺賦

南苑羽獵賦

瑞雪賦

正氣六文集

擬蠲江淮六郡明年租稅詔

詔曰三吳之地賦甲天下東南輓輸實嘉賴焉歲比不登積逋屢告吏猶坐困民何以堪大江以北實惟廣陵爰及臨淮天吳不德頃年以來河流東侵漭漾莫測壅塞無功民多陷溺繼以旱蝗殘我百穀饑饉荐生朕甚憐之民不衣則寒不食則饑甚者流離鄉井如鳥獸散挺而走險遂罹于法倘地無遺利民無遺蓄農民日困莫之省憂朕懼蠲恤有加尙滋中飽其預免江淮六郡明年租稅之半用茲詔諭

其前矣正新六瀛國平朕好之半用茲請
歲蓄農月日困莫之肯憂知野野而吹奇茲中
共破長燭燭珙而去烟滋郵干去命世飛費派月無
莽土烈其對之月不亦限寒不食回對其香武
莫賦墜塞無良月多留爾蘇以早馳幾好百燦
真製受父廟新天吳不亦與平以來所就東封
不登聲鼓曼昔吏辭坐困月神以舞大正以壯實
端日三吳之賦風甲天下東南輝耀實嘉應燕嵐北
擬封暹羅國王詔

擬封暹羅國王詔

詔曰朕紹承天命誕撫多方眷爾暹羅乃屬羅斛之
遺封豈曰赤眷之舊域爾國聲教實先扶南爾民淳
秀實同交趾元和以來爾土何瘠至正而後爾俗依
然既逾海以稱臣夏梯山而納貢當詔使之未臨卽
表詞之來頌有嘉方物良紉衷情倘夙慕於皇風用
恪修於臣職爾孤帆萬里克慎始終朕六合一家何
殊內外特從往制載錫榮封卽着原使齎印仍封爾
爲暹羅國王於戲保民社以安續榮懷于天表守綱

維而固作屏翰於古南其始自今無替朕命故茲詔
諭想宜知悉

其斗視賦之而引其龍...
堂可三楹書唯十乘人下江都之帷塵蔽萊蕪之餽
魯非曼倩而長饑頗顛文園而善病客既倦于游梁
齋偶通于寶晉乃有石生相將稼穡值時豐而不盈
遭歲儉而自得叩香名而愛結鄰舉芳字而知居默
常栖龍壁之巖亦隱漁潭之側借之以追琢之功淬
之以磨礪之力辭重淵而愈靜挾雲氣而猶濕登之
匡牀葢之幽室惟乃衷之坦然宜其形之方幅晶瑩
而不炫其才厚重而不矜其德舍翠壑而丹堦終知

白而守黑維翰見而益親陸機逢而若失遇俊人而
生風交君子其如漆爾其尙書鐵面處士虛中瓦耻
全于魏武文實溯于帝鴻較廣南之竹而廉隅各別
視漢陽之玉而朗潤畧同勳又大而能容樸而能久
得鄭朗而有聲非老聃之可剖將沉酣于待詔之三
升庶傾瀉乎陳思之八斗曾何羨于伯郎之州差可
供夫舜欽之酒堪傳虎觀之經能助鳳樓之手奚啻
受良醞之十千直足吞雲夢之八九乃若寒依之而
忘其威暑依之而忘其酷饑有之而忘殮食有之而
忘肉獨對之而忘言困處之而忘辱揆名花而借往
俯清流而潔浴每登眺而與俱有微長而必錄若夫
倩遠山而寫黛對一卷以忘情滑稽之飲初醉美人
之腕不勝繁欽爲之作讚王粲爲之勒銘則又管城
之通侯楮國之上公訪松滋之九子結易水之雙龍
爭誇繡虎競吐白虹同稱四絕馳譽九鴻不有賞音
誰爲拂拭盍試之以左史更封之以卽墨吾信其器
量之涵于滄海文采之萃乎家國

量之微于象或文采之萃于容國

諸禽將林盡端之以主史更挂之以明學音計其器

爭結辭或幾也白地同辭四餘螺舉以器不有實音

之嚴封辭國之士公臨外燕之此于餘是木之雙龍

之期不期葉度為之升前王榮為之博發限又管其

青數山而無驚於一卷以法辭辭辭之為既相美人

前辭飛而飛於登湖而與於木婦是而必繼管夫

法肉既播之而必言因數之而必言其於各於而管其

獅子賦

唯天子有道而寓內昇平故旁蒼見內仁外威之獸

絕域歸抱忠履正之禽庖犧龍負厥圖有虞鳥集其

庭通訓著于丹鳳元符改以白麟矧我皇王蘊釀

淳風恢弘景運握璇樞而御宇執玉衡而齊政德居

謨誥之先道格繫象之外進平成而同功與覆載而

俱泰既風宣而樂鬯復禮導而刑清已登賢而無伏

彥更朝賞而肆野旌高鴻名于三五沁厚澤于埏紘

洵淪深而格高還浹遠而洞冥于是化不言而自顯

賦 獅子 政在堂

瑞薦至而難書龍光日浴之地火枝沉羽之區紫舌
黃支之屬頭飛鼻飲之徒莫不移琛上國轉隼皇都
乃有丹穴之鳥青丘之狐泰岱神雀瑯琊騶虞虎獲南
郡麟貢九真鸞栖弘農牟產富平木禾六佩金芝九
莖兩草共垂甘露三氣同爲景星風以和而不偃稼
雨以時而不破塵瀾潔奏于九曲波恬頌于四瀛凡
皆聖朝固有每多略而不聞頃有至自嶺表厥由海
濱西來瑞獸乃獻于京是爲狡狴亦曰白澤金精之
剛色蒼以赤爪則鈎而牙則鋸頭則銅而額則鐵更

茸端而尾形真雄姿而異骨氣噴而雲霧生睫轉而
電光掣吼則雷霆爭鳴哮亦風雨驟發彼犀象與熊
羆僅孩撫而肉視若瑣細如虎豹將從風而波靡遭
其吹而毛脫跡其影而氣餒怒作而威在齒喜動而
威在尾坐制乎千百類日行乎五百里斯得諸天獨
異而託諸地亦奇鳥戈之于天竺大食之于月支疏
勒之于安息康居之于訶毗莫不走萬里而游上國
出巖谷而近軒墀食天庾而不驚受帝眷而不疑將
間氣之所聚抑地靈之所爲其爲功也圖其像遂傳

仙尉肖其形遂克林邑絃其筋衆音皆絕拂其尾蠅
蚋不集况可黼黻乎太平而能光昭乎邦國其爲遇
也警格闢于魏武開納諫于中宗逢孝章而無失事
孝順而克終魯見能于周穆益受知于有熊于以顯
君德之屈乎幽遠卽以徵異數之別乎凡庸故宜超
于五靈之表冠乎六擾之中况其家踰鵬嶺路出龍
門殮靈洲之沈瀼摩仙窟之朝暎入林而夔罔懼在
岳而海若驚赫奕乎宇宙馳逐乎崑崙乃今服猜心
而戴德銷猛氣以歸仁同虞廷之率舞共黃圃之來
馴塗人接袂而填噎都城挂轄而縱橫慶千秋之嘉
會爭一見以爲榮乃嘆物之所懷者遠德之所感者
深何莫非柔遠之義而初無利物之心臣沐浴于皇
仁之廣耶以寫夫向日而無當於凌雲

古文書神以風夫向有而無當效委建

對前莫非泰哀之變而序無味神之心引於谷于皇

會年一良以愈榮代與沙之退對未數斷之復恩春

限坐人對好而更割格冠封轉而猶謝與于炊之稟

長白山賦

惟皇仁之廣被紹軒羲而超子姒鑄二氣以為綱括

四海以為紀九土星羅萬國錦峙喬煌乎天子之都

鬱蔥哉皇王之里彼曆宗之誕降兮感若水于伊始

抑太昊之初生兮兆華胥于踐履矧我肅慎靈區合

蘭天府翺基上世開國中古塞廣寧旅順以為門廓

安樂自在而為宇引祁黎以邃深越馬紀而重阻夫

桑梓之必敬况枌榆之故國瞻高山之峭崿實嶽峯

而鬱律既蜿蜒而盤紆復干霄而峻極聳崎嶇之岡

阜摠崕岬而馳突噴飛流于天末走雷霆于雲窟挂
萬壑以霞標挿千巖之煙骨極山靈之變見入杳冥
而恍惚若乃巖亭亭而似蓋氣苕苕而若樓旣蒸蒸
而漸盛亦靄靄而欲流常若霧而非霧還乍沉而乍
浮于是得五方之氣象合四時之景色左際海而蒼
茫右連山而翠濕秀甲混同之東控制開元之北維
茲長白肇我邦國赫赫神貺乃產朱實其質如玉其
光如日天畀有邇食之如蜜載生載育日爲晉出編
荆載之重淵罔失相彼流泉鴻化攸輯爾乃啓先

王而承圖牒相三后以繞車書維我太祖虹下
降而立極蛇宵斷以長驅平東京而受命告北鎮以
移符亦越太宗御駕階而創制居龍湄而垂謨旣
知人而善任亦重學而崇儒於惟世祖早躋聖籙
大展皇圖一宇宙而朝六合并乾坤而馭八區猗歟
我后孝養惟虔憲章咸秩六府孔脩百司秉直昧
旦視朝宵衣旰食道合弘而光大澤汪濊而旁及事
在微而畢照然無幽而不訖况復春含乎萬類乾覆
乎羣生朝多雀立之行野靡狼顧之民樵目金而知

耻畊讓畔而成仁奇士輻輳而翊運伏彥蒼蒼而應
令小大之情無冤獄飛潛之族無天性政令格于高
深教義孚于遠近望雲氣而款關候海水而歸命瑞
磊砢而相尋人雍熙而相慶天府貢而不輟史冊書
而莫竟乃猶阜帳綈衣卑宮減膳百姓以爲心四海
以爲念東作方殷西疇未歛禱切商林憂深禹甸已
合撰而昭格猶推能而讓善溯宗功而原祖德戴地
靈而歸天眷于是特遴侍從副茲重臣測星分于箕
尾跨畛域于冀青披王業之所自眎列聖之繇興

履舊邦之土宇謁鎮山之巨靈俾周諱而諦視將用
薦乎椒馨爾乃穿林樾陟殷隘犯虎豹翦繁蕪資甲
士爲環衛命獵師以前驅觀連峰之雜起驚複嶂之
環紆歷丹危而尋捷徑攀翠險以闢征途困金羈于
身道策玉勒于煙衢嶺時平而暫憩山畏險而相扶
覩森陰于絕磴視晃朗于高隅搏風颺而出埃盪朝
絳闕而望紫都岡巒之麓巖阿之曲騎互參差人相
往復跡隱隱而終通聽微微而不屨步擁石而遑迴
目橫煙而斷續崖颺颺而風驕樹蒼蒼而露溽陰漸

密而蟬饒路轉幽而身足月隱輪而忽見霞方收而
後旭磴下上而森沉氣沈寥而馥郁若夫清波在望
榜人互答舍平陸而方舟喜江聲之鏗豁有島嶼之
深澗無荆榛之荒禿汎皓月于寒空破沉燠于曉匝
照入江而翻騰雨鳴沙而修颯身狎水而知來雲接
旃而自合時維舟于古渡或藉地于莎茵占憑栖于
星露託寢食于煙雲夕瞻荒渚之樹曉泊無人之津
原野蕭蕭載踐林皋奉王綸而匪懈敢逡巡而憚勞
觸鶴唳而憬悟循鹿場以逍遙倏如蓬萊之臨滄海

儼如崑崙之出絳霄道逶迤而踟躕峯綿緲而岩嶢
壯廣漠之所覲表川麓之所朝峩眉熊耳讓其尊勾
漏羅浮遜其大友十岳于寰中結三山于海外神聞
大定所封爵列諸王之次比在管而已烈迄于今而
彌异及夫有臺有基有陂有池宅兩儀之顯氣吸二
曜之清暉山羅列而孫立峯五出而帶圍何皚皚之
冰雪積盛夏而不澌倘天地與俱來閱今古而如斯
爾其三江並落源流際天淪溢灑瀚實長百川伊蛟
龍之所止其養息于何年則有黃金赤玉瑪瑙真珠

重樓金線殊角魴鬚鯨睛脰兔鶻牛魚林有青鼠
黃鼠貂鼠澤有海豹海驢海驢鹽顆生乎枝上樺皮
工于結廬獨是神草栖于巖谷偏椽漆以相須具體
偶如人狀入夜或作人呼子如豆而稠疊花似粟而
扶疎時則年淺年深有別極則爲三爲四各殊合上
黨百濟而莫逮極秦楚吳越而終無凡神貺所孳息
罄鏤管而難書其巔有鹿牲牲麇麇嘆趨捷之如龍
驚拋擲之如雨方游碧落之間乍入白雲之場迫而
覷之斑然可睹拜而受之粲然可數詣相月于將來

充使臣之庖俎非元后之感孚何神休之畢舉旣
待使臣之歸爰下告祭之令顧藝祖之夾馬猶傳漢
皇之中陽可問矧我烈祖之所發祥果何如而鳴
盛進顯號而當詳著祀典而加慎禮以樸不以文名
以實不以佞其侈列爵之爲榮母寧尙質之爲正乃
統之以宗伯夏重之以執政徧參稽于羣祀幾折衷
而始定載簡廷臣載俶星輶寒暑代駕里道云遙靈
巖之凍未泮仙圃之花不彫遠岫寒煙一色涼吹怒
壑爭號臚方州之繡錯發碧落之雲璈倚山靈之昭

應抑仙异之相遭于斯時也尚官備物燔燎昭敬持
玉節以展皇儀捧寶函而陳帝命惟天地之式憑宓
百神之効順用是謁款天神于以光昭列聖乃撰
金鼎于石室佐雙觥以六穗念登封之擾民黜靈囿
以示異陋三宮而五祠薄封松而種栢降朱鬣而紫
衣啓金篋之玉策特報功以勒銘匪封禪而瘞璧大
禮備于往初靈异莫爲倫擬皇哉唐哉廣矣大矣故
知範圍品彙陶冶羣生戶牖三光提封九垓合競練
以利用體健順而曲成業可久而可大道貞觀而貞

明敷禮義之芳澤發神化之丹青規模乎虞夏黃農
彷彿乎繹繹亭亭撫有乎千八百國遠軼乎七十二
君一時咸傳偉烈九有其戴休明乃于禮宗顓帝崇
孝尊親淵識洞于民瘼睿慮厘于經綸既脩明乎禮
樂仍澄徹乎政刑討六經之秘奧搜百氏之菁英法
虞帝之大者畧管子之具文由是東黠西鷁朱草萃
平玉兔銀麈甘露景星殊徽輦作瑞應朋生延頸企
踵重譱獻琛冰天桂海內向歸誠版圖益廣聲教逾
深功凝垓表德協天心良由聖躬之仁孝遂開萬

世之昇平斯蟲雕而管測窮擬似而未能

平王次及... 天卦前內... 益氣...

平王次及... 益氣...

平王次及... 益氣...

平王次及... 益氣...

平王次及... 益氣...

平王次及... 益氣...

平王次及... 益氣...

平王次及... 益氣...

亭水瀛臺賦其主限內...

伊惟西苑之巨麗實闕廷之右掖川流之所歸湊雲

霞之所蒸液靈異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盡人神

之經營納山海之幽僻挾島嶼之綿邈排洲渚之深

龍將曠瞻其迢遞為想像其冥蒙冬則層冰積雪姑

射無瑕玉樓銀海起粟生花夏則芙蓉旖旎翠蓋朱

華彩挹晴暉艷奪明霞更有千雲負日老栢修柯青

錢撒而歷亂短莢飛而參差披鄴路于土國洵芬鬱

而婆娑爾乃圍以千章之木圍以萬雉之墉虹橋低

政在堂

跨雁苑斜通應門八襲旋臺九重玉階紫闥雕柱玲瓏珉房瓊室珠戶紗櫺景福追涼之殿陽靈避暑之宮尺蠖動而成響焦螟飛而生風是爲瀛臺下臨太液布濩沙汀別成藪澤洋溢潏沔迴瀾浴日貯水滄澗亘望無極域之以盤巖接之以蒙密疏之以洩汜環之以蕃殖導流開竇浸彼稻田朝雲不作中夜涓涓塍堤綺分溝澮脉連百穀蕃膺旣好旣堅隨時代熟雨暘無愆鄭白之沃未能有焉斯蓋閱稼之所三亭九島之閒其左則內廷凌霄飛雨平樂未央九

五柞百福明允桂宮柏寢其泉暉章翠觀岑青紫殿霞連長翼憑虛飛陛接天崇榮複榭洞矚高懸嵯峨枌棋身翥雲騫陽馬承阿陰虬負檐琅玕雲母金碧爛然文樞鏤檻哲匠工妍加以重閣周廬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殿以景山如巨靈掌蔽日月而孤峙帶煙雲而秀上若夫命支之川產金羅伯之田

種壁帶以潞水灤河環以盧龍碣石孤竹五花雄蟠肘腋其右則西山峩峩嶒嶸屹屹嶮乍岩嶙而纏聯乍豁爾而中絕乍平行而曠蕩乍蒙籠而截薛嶺

江原文集 卷一
岬而成巘錯繆而盤折時舒丹氣以標霞亦于青霄
而舞雪合溪懷谷觸石吐雲山阜相屬岡巒糾紛枕
太行而瀕滹水咸岫岫而峻峻其陰則碧樹蕭森觀
閣恢宏鳴湍入銅壺之水天香傳錦埒之風玉鍊金
鰲堆雲積翠華表鮮妍飛梁異制桁梧復疊勢合形
離遠如游龍近如奔螭延袤水陸曠望東西中隱蛟
螭上麗雲霓百丈杳冥而飛度萬頃浩淼如琉璃步
三休而更折塗中立而欲迷更有崇智承炎臨漪涵
碧殿閣雲屯亭臺霧結鉄鳳橫空而欲下玉龍天

而相射旣葉比而陰泠亦爽朗而生白画樂鏤粲銀
鋪玉碣粲若晨霞皎如珂雪莫不碧璫四照珠綴恒
響走疾雷于陛階弄奔星于帷幌廻煙嵐之淡盪疑
仙異之來往若乃繚以崇岡複嶺壯以秦城漢塞橫
馳乎張掖酒泉俯瞰乎幽營并代野則蒼茫山則巖
隸其陽則官僚列署莫可數計星居宿陳錦錯鱗萃
軌躅八達里閤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增以少城
市鄠華劇羅肆縱橫列隊絡繹繼麗雲蒸賄貨山積
則又輿輦雜沓冠蓋混并累轂疊迹漫衍相傾誼譁

嗶呶聒蒼旻埃塏漲地躡塵曜靈汗霖霖而泥濘
袖飄拂而晝陰乃接原隰溝塍縷分漕渠來自江滸
鹽田達于海濱至于周匝蒼蒼勁幹柔枝結朱實之
纂纂布綠葉之萋萋榮色雜糅澶漫陸離婀娜鮮碧
岩阿水湄若或重陰合而生寒宿雨過而多姿蔭萬
畝而虬螭挺千尋而露垂歷隆冬而不凋常鬱鬱而
猗猗故宜旭日晡時從風颺颺萬籟一聲飛音嘹亮
蓋象琴筑並奏笙簧俱唱中有燕項龜背之族麋身
牛尾之倫豐毛修頸之類鉤爪鋸牙之羣或在筵而

飲啄或在柙而狎狎或騰越而踳踳或長嘯而永吟
或身兼金翠或聲若雷霆與夫鐵驪蹋空繁弱應節
七札俱穿雙翎飲血弓如明月對壘馬似流星向埒
雁失行而影斷猿求林而路絕斯乃射圃之極觀髣
髴于秋原之大閱于是榜人出龍舸于藏舟之浦
天子乘鳳舳于廣寒之境風颺颺而颺颺波滢滢而
淙淙旣鼓帆而遡洞亦縱柁而不猛倏如天馬孤征
眇若雲翼絕嶺過雁齒之參橫愛鯨鱗之淵靜擁沙
渚之菰蒲漾澄潭之蓼荇彩翼嚶嚶而和鳴翠羽廻

旋而弄影夕照與水炎乍合簫鼓共擢歌俱永旣游
泳而相牽却結覽而莫盡爾乃召炎祿而陳羞膳走
步兵而傾百斛當中瀨以列豐筵御清風而賜華酌
羅玉椀而晶盤出象尊而龍勺選極陸之毛設窮海
之鎔銀絲動而雪飛錦帶飄而霞落鼠鬚不能測其
精蟬翼不足形其薄味奪靈瓜和兼苻藥劉累之醢
彭鏗之羨麻姑之脯龍伯之鱗玉案紛而莫辨瑤俎
盛而難名美芳旨之孔多况寒羞之非一蔗有盈丈
之枝果有兼斤之實洗大河東之產蹲鴟蜀郡之入

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并抗吻以除煩堪咀
牙而消疾更烹金餅而融玉乳吸蟾背而飲蝦目馮
竹葉而迸梨花泛中山而浮上若于斯時也簪佩扈
從珩組續紛嗽芳潤于百氏搜秘奧于六經抉樞機
于理道窺象數于宵冥辨折悉于三耳問學該乎八
紘醜申韓之峻令陋屈宋之蕪辭交勉以三無而一
德匪獨闡五禮而六詩詎同乎金丹玉馬仰助于姚
姒軒羲至于待問而重席簪筆而臨池授以雲氣芝
英而不愧方之懸鍼倒薤而勿疑固儒臣之餘技上

士讓而不居乃于統極之暇憇息餘閒延訪民瘼用
贊化權擴道德之囿弘仁惠之淵同滄溟之浩瀼法
造物之無偏稟恭儉爲坊表資禮樂爲陶甄由是靈
獸翔于郊藪大鳥集于丘園嘉禾茂于荒畛瑞草吐
于禁垣啓兩大之貞運凝萬禩之休徵按古管而校
德魯何疑于三五之咸登

南苑羽獵賦

唯聖人暢弘猷于文教策雄畧于武功陳弧矢以威
天下法雷霆而震域中雖柔遠自存于羽耀德不事
兵戎亦必寓三略于蒐狩訓五甲以車攻于以皇威
廣播帝道遐融猗與我后臨南苑出春明御玉輅
動金根曳雲旗拖霓旌虬龍擁蓋駮駟揚衡熾阿奉
轡陽子扶輪鴈冠日麗豹尾風生萬乘旣發四校俱
行石鎧犀衣之士珠旗日羽之兵亘五營而星列連
七萃而雲屯殷天動地緣阪被陵蓋將簡力狡獸校

武影禽威張薄海氣振瑤京于是乎莫輞槐輻葱靈
衷甸艫輞逦而喬皇金碧飾而交綯駕雙輪而騁偏
廂方逐風而誇追電旣法陽而象陰更法天而象地
圓其外而方其中下則軒而上則輕却乎暑以遠乎
汚險則安而易則利獨馳而風雲動並駕而磬礮至
聲麟麟而轡轡咸結軫而下視于是乎天廐之駿
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平腹通肩噴雲汗血
相率歷平蕪踐朝霧陵九衢擁六御蚪踊螭騰麟超
龍翥望原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影不

及形塵不暇起乃恐漏未移踐千里踰九州越四海
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跡陽鳥爲之頓羽
夸父爲之投策渥洼動而成羣余吾立而半壁伯樂
見而眩目方準遇而奪魄于是乎龍淵出之武庫虎
韞頒于天策麟膠動而鳴風鰓面張而如月蕃弱調
而未試挾拾飲而欲發捺三尺而勝兩斛挾六鈞而
穿七札及夫象弭而魚箠石鏃而鐵絲產之肅慎貢
之會稽瓜鏑而竹箠雕翎而鴻翻莫不擇六材而嫺
入法舉十錢而當一石若乃郊圻塊鬱舉澤森陰層

阜超忽茂林迴深關海以爲絡箕尾以爲經雄視區
宇近接帝城襟帶三垂俯臨萬落原平魚齒垣繚獸
角噉噉離宮嵯峨曲閣上纏河漢下憑寥廓鷹臺雲
迴幄殿霞標清淵廣濼秋漲初消環以百六十里跨
以七十二橋煙雲綿緲布護周遭侈若上林幽同太
液惟茲南苑神州奧宅其陸則榿柟杞樞梓柏檉樓
木蘭椶桂楓櫨楔樅人柳帝梧萬年守官男華女貞
類各不同或勁本而堅節自潔外而虛中或吟風而
滴露奏宮徵于長空加以水底石髮山筋地骨書帶

低垂屏風突兀交讓代謝堯韭舜榮忘憂長樂枇杷
鼓箏南榮北勝日及天蘓兔葵燕麥虎杖龍芻金鹽
玉鼓彌漫平蕪乃有鴨鵝鴻鵠鸞鷲雛鷓鴣鸚鵡
鷓鴣鷓鴣報春盍旦披帶提壺鴉舅蚊母風伯雪姑
顧影交精逐婦將雛雨敷風胎紅毛綠翼偶立和鳴
鐘鼓琴瑟及夫猿父獬子赤豹黃羆臯羊猓偷麋狼
象犀懷香倚木懸宿飛生多疑善顧嗅玉吐金肫肫
精精霄霄文文倏來忽往嘯谷憑林其澤則長鯨修
鯢潛蛟伏螭白鼃命鼈靈夔鱔鱗鱗往往目閃如電鬣

動如旗皆以山條水葉闕邃森陰珍怪鳥獸萬類蕃
興高不能計禹不能名爾乃下鶴列之令展魚鬚之
旃駟分陣布霧合雲連革車隱隱鼉鼓淵淵士氣騰
而振地軍容盛而蔽天是日也養由效能孟賁奮臂
總拔山超海之羣騰躍鐵歎金之騎拭劃王之鋒抽
飲石之箭張竟埜之罟排垂天之罟犬號驟螭鷹名
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馬噴沾衣車塵灑面草隨
足起山從眼轉橫玉弩于澤中撻金鉦于林外或設
疑以奪其憑依或乘險以掩其不備或前驅而扼其

吭或潛出而搯其背或犄角而襲其方歸或披荆而
衝其要害藪澤爲之風叅林薄爲之晝晦莫不先中
而命處擇禽而後逐鳥不及飛獸不遑伏前轡後赴
左排右蹴濺血丹地飛毛暗目文皮坐裂麕尾生抽
手羈鐵頂足批銅頭搏高岡之度索縹大樹之神牛
雁聞茲而站墮後抱木而啁啾格貔豹拉虎狼椎猛
氏縉埜羊蒙鷓蕪揜孔鸞佛佛笑而被縛猩猩啼而
就擒雕雙飛而並落雁陣過而還驚仰攀俯蹴遙矚
絃中丘累陵聚沈沈溶溶彼創而馳此怖而仆他他

藉藉充渠蒲谷若夫大網截流一舉百鱗美不勝收
物難具陳時乃司筵酒正尊罍具設綵則錦市潛移
錢則銅山再闢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
上則雲布雨施下則海納山積更將假道于豐隆籠
鳥兔於日月披重霄而高狩窮飛走之窟宅斯固天
下之至樂古今之駿業也既而照盡高春雲昏乙夜
乃整提戈擐甲之旅班躍景騰雲之駕以示不重傷
于訓練之間廣好生于神武之下天子方縱觀乎
六藝之圃馳驚乎仁義之塗入禮園乎游泳啓書圃
乎歡娛御雅頌之珍駕憩道德之平林逍遙乎謨典
彷彿乎高深結覆載以爲罟羅材傑以爲禽大受獲
于四海獵蕃釐于三靈豈僅同于游河而刻玉比于
巡洛而披圖也哉

五言瑞雪賦

擬應制

歲逢協洽月屆攝提梅方盛柳未齊恢湘沔剪鯨鯢
經旬捷至日躔在奎時當宣布瑞雪紛披宸衷喜
豫開命臣等作賦以紀之其辭曰臣聞雪降兆六合
之嘉徵雪銷應三軍之喜氣其豐稔于將來占太平
于坐致宜其風獵獵而長鳴氣霏霏而不匱寒稜稜
而莫近質皎皎而獨異滌天地之氛埃寫青陽之嫵
媚茲當雲夢之功告乎七擒適睹燕山之瑞符于六
出甫探所自于同雲蚤變其允如敷日其在管也朝

會擁常袂之足元日集謝莊之衣先生之履何妨乎
蔽神仙之斃不厭其披慕伊川于侍立美汝陰以賦
詩又奚啻灞橋之上華澤之涓常應物之分其艷而
欲舞令狐劭之比其清而不疑于是藍關則傳乎忠
惘梁山則操乎孝思于猷之興未艾孫康之讀無時
或閉戶而不出或袒卧而罔移或義併衣糧于我友
或憶刻環珮之爲誰或掃徑迎賓而莫倦或撤薦飼
馬而弗辭或鹿巾豹舄而獨賞或重裘累茵而不私
或散府金以蘓貧乏或發倉粟以濟調饑或煎松而
報所好或燒丹以覓所知或共千年之碧藕萬歲之
冰桃以進乎軒墀若乃掘玉馬而威行鄴下刺白鼉
而氣悍洞庭李愬之襲擒元濟段穎之大破羗人憐
鐵甲屯邊以興懷西討由叩門寒夜而卽策南征凡
皆天心之眷佑于以助王國之經營其在今也堆乎
金井望若銀峯瑤階霞歛玉宇雲封爾其高而善下
動而不驚亘彼蒼之寥廓籠萬象之虛明初無待于
剪拂能自得乎輕清力不禁風而自厚氣總着地而
常均于以象珪璧之方圓無桃李之代謝倘燭龍銜

耀以流輝亦海蚌吐珠而四射則若龍飛鱗甲鳳舞
毳毼婆娑作勢爛熳多姿隨玉節珠幢而絢采近瑣
窓繡戶以成枝胷長堤之落絮組少女之機絲結百
卉之花于俄頃種千山之玉于今茲安必梅有香而
人始醉直疑月無影而鶴初歸于斯露闕雲晴晶宮
寒罷煦河岳于長春照乾坤而不夜若乃疎疎而密
密整整而斜斜縱橫而彌蔓旁出而紛拏彷彿魚麗
之暇無可擊犀甲之靜而不譁顧茲玉樓凍合銀海
炎搖思何以慰征夫于挾纊徧多士以賜貂振寒威
于楚澤回春色于蘅皋須知夫封豕之旣殪奚蝨騰
之難消又曷慮乎碩鼠而有待于迎貓將見瑞麥登
于百室嘉禾薦于樂郊極越裳之來歸而無不格之
有苗臣愚未諳于金聲之賦而竊願乎玉燭之恒調

解以九... 蚌珠... 珠... 珠...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八... 卷八... 卷八...

江辰六文集

金水篇

貴陽

江闔辰六氏著

雨未篇

兄

江源逢其氏

書篇

弟

江澄梁雪氏

雨管篇

江湘文江氏同校

卷二目次

解 尊崇典禮篇

經解 一

經解 二

論

六國論

尊崇典獻論

卷二 兩漢論

兩晉論

唐論

兩宋論

金元論

五氣六四君論

書後

書左傳後

書山海經後

書宋太宗史後

再書宋太宗史後

說

諱說

捕虎者說

蘇東坡詩

詩集

一

再書宋太宗史

書宋太宗史

書式

書式

書

經解

善解經者經之隱義當思也經之譌當正也經之疑當闕也如王降而風非降也傷其替也觀其替以忝離間之鄭衛而知也魯進而頌非進也傷其僭也觀闕宮猶錄上埒商周而知也然風矣而繫以王猶然春秋之書王正月王世子王人之義尊王也當日荆吳之國非盡無詩卒不得與曹檜即鄘之後為其僭號黜之也夫天子廟樂有頌非魯有也孔子刪詩胡不正之尚得為宗邦諱乎第春秋之世禮樂在魯僭

濫且然固非一己之私得諱也魯論曰禘自既灌而
往吾不欲觀問禘之說曰不知良以此也所謂經之
隱義當思類此二帝之典統曰虞書非孔子所定之
書也說者謂虞之史臣所書由來前代之史大都定
于繼起之朝未聞併國號更之也苟以爲唐之史堯
君而舜臣也堯可統舜而虞何可統夫堯也况其時
天下知有唐而已漢伏生于帝曰欽哉下卽續慎徽
五典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得孔氏古文于慎徽前
有二十八字則知伏生之書未必無舛謬也孔安國
尙書序又有曰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則知先此未
必合也其虞書二字乃後人增損之誤故曰非孔子
所定之書也檀弓記孔子少孤不知父墓豈孔子之
母終其世未始一言抑孔子終母之世不一問乎况
知孔氏之墓有聊曼父之母在魯孔母之在時漠然
不問乎吾信其無是事也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孔子曰嘻其甚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思曰道隆
則從隆道污則從污又曰不爲彼也妻者是不爲自
也母吾聞父母之喪哭無時出母期喪可也期而哭

遂爲已甚夫獨非子母乎孔子必不若是忍也子思之母死于衛之庶氏子思聞而哭何獨于子之出母而日不爲自也母乎子思律身教子不如是背馳也况以一身之道汚隆而古今子母之喪可因以輕重也歟原壤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而過之日親者毋失其爲親也夫親孰親于母子乎豈全交固大于事親乎矧管者夷俟細行也且叩脛警之魯太故不謹可弗教乎是四者皆後人之傳會失真也所謂經之譌當正類此爾之七月

流火九月授衣夏時也一之日二之日周正也夫爾風在商之世宜從商正若日詩作于成王日則從周正何雜見以夏時也豈關乎政朔而竟未之講耶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春秋之春王正月詩之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十月之交朔日辛郊吾未辨其夏正周正也若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夏正無疑矣豈周特以建子月爲敷政之始而月令固因夏耶所言一之日二之日或猶日一陽二陽之日而非變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之名耶史記之高祖本紀有日朝以十月其

朝以十月者漢之初因秦之舊而未聞並十月之名
更之可考也南陔白華華黍笙詩也鄉飲燕禮可考
也日有聲無辭臆說也蓋鄉飲燕禮雖未言歌言奏
卽歌也所謂經之疑當闕類此余偶展卷而筆之以
俟天下後世之善解經者幸哉

經解

予從事六經有經解矣乃有前解已及而未盡者一
曰春秋有前解所未及者二曰周禮曰易先儒言作
彖辭者文王也作爻辭者周公也作十翼者孔子也
亦曰爻辭作于文王夫爻辭多文以後事升之六四
曰王用享于岐山時尙未克殷文王無稱王事明夷
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彼箕子被囚在武王觀兵後
文之時不得豫及之孔穎達嘗有是說則爻辭之非
出于文可知也易之諸圖至邵子乃出或謂果本之

羲文何汨沒于百年始出因遂疑之觀下繫有日八
卦成列象在其中卽八卦次序圖也日因而重之爻
在其中卽六十四卦次序圖也說卦有日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卽先天方位圖也
日帝出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卽後天方位圖也縱使前無
是圖圖已寓易中則謂諸圖有于作易之初可卽謂
儒者補見于作易之後無不可要皆易中之所本有
非臆解也漢以後言易家多主象占至魏王弼辟之

一主于理夫弼崇老氏不無舛謬無論矣而象占義
理易固能該之未可偏舉也孔子日易其至矣乎崇
效天卑法地夫如是苟以一端盡易者皆非矣若周
禮一書其不盡出于周公易曉也周室爵祿之制孟
子時已去其籍豈秦火之餘至漢而復有籍乎况儀
禮有嗇夫國語有司商而周禮無之孟子言公侯百
里周禮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其間復瑣屑煩擾不
可指屈當有漢儒增入者而不可盡信也獨是圜丘
方澤僅見于周禮叅之禮記祭法有日泰壇祭天泰

折祭地其旨適合易之豫曰殷薦之上帝渙曰先王以享于帝鼎曰以享上帝舜典曰肆類于上帝武成曰柴望召誥日用牲于郊詩生民篇曰上帝居歆皆言天而不及地則周禮較詳至于六典建官五等封建什一取民學校養士鄉遂教民茲數者非聖人不能作亦不能言也他如冬官之闕漢儒以考工補之續貂之誚旣不死焉宋俞樾庭謂冬官徵見五官之內遂掇取實之割裂益甚若春秋之編年紀事胡康侯謂以夏時冠周月後人因以春王正月爲建子之

月每引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隱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以證遂謂此建子建丑之月宜有冰而無冰故書酉之月不宜雨雪不宜霜而有之寅之月不宜震電而有之故書言之似也果爾則商湯建丑之初宜特書曰是歲以夏之十二月爲正月周人建子之初宜特書曰是歲以殷之十二月爲正月而商周之書無之漢初仍秦之舊及太初二年始用夏正考太初元年夏五月史書

日造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夫不以建寅月爲正月但日以正月爲歲首則前此正月之序本未更移也故知三統之說其更者行歲首之政令其不更者四時月令也不則禮記之月令可核也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將可爲建子之月耶而詩言維夏徂暑流火授衣與月令無少異也詩與春秋同一代之書也同出乎孔子之刪定也豈爾風與列國從夏正而魯獨周正乎抑孔子于詩從夏正于春秋獨異乎吾不敢信也魯論魯僖言浴沂風雩言暮春也使從周正則暮春乃建寅之月沂卽溫泉可浴雩豈亦薰風可風乎吾不敢信也考漢之世春秋有五日丘明日公羊曰穀梁曰鄒氏曰邾氏自三傳盛鄒邾無聞而孔子所定之春秋後世乃從三傳中考出先儒已謂三子之經文頗有異同則安見今日所傳之春秋盡無可疑而當闕者哉余故于治經之餘偶更識之而亦終未敢自信也

文而亦殊未敢自計也

煙盡無可致而計與昔若余道于終家之計外安能

日隨三千文辭交融亦足見其全若而終之

開而天下河文之表亦

四日公羊日建果日

蒸風百風平吾不獲計也

炎風五限暮春

則對六國論

昔蕪明光論六國咎其賂地猶抱薪救火不盡不已

子由則悲四國不厚韓魏以擯秦使秦得東向為天

下禍余以為此二者皆未盡六國破滅之道也後世

有不賂地亦敗者蜀漢于魏西晉于漢是也有結與

國以攻強隣而亦敗者東吳于魏北宋于金元是也

不知天下之相制有機得其機而天下不難定矣當六

國之勢可與秦爭者唯楚而秦所忌亦莫楚若故楚

與齊合則秦懼懷王誤中張儀之說而輕絕齊齊楚

合則楚強秦上諸侯勢將事楚而天下歸楚齊絕則
楚孤孤則爲秦莫諸侯爭事秦而天下歸秦此秦楚
得失之機楚失而秦得之楚所由敗也次乎楚而可
與秦爭者唯齊當五國革城之日齊果收三晉鄢郢
之大夫各與以百萬之師俾各收晉楚故地合力擯
秦五國方德齊而讐秦攻秦必力天下歸齊此齊秦
得失之機齊王建坐失之所由同歸于敗也若夫雲
中九原秦之觜也趙武靈王亦嘗西北畧地謀襲咸
陽使武靈不卽死約結韓魏攻函關以撓秦腹心趙
出偏師以擊其背縱齊楚不爲趙用尙可制秦使秦
得肆志東向以速并天下未可知也若燕說者歸咎
于丹孰知秦至此并一之機已成卽無荆卿事燕在
不免第丹之言曰劫秦王使悉歸諸侯侵地軻亦曰
事之不成欲生劫之使荆卿效專諸所爲險已同于
履虎而欲以曹沫劫齊故智試于強秦之庭縱令秦
王迫而就計旣劫之後安必其不背而甘心乎何丹
之愚也至于區區韓魏塞秦之衝固不可與秦爭明
矣夫韓魏不足與爭燕趙亦非其敵唯楚與齊有必

得之機乃終與四國同歸于秦惜哉雖然陳軫嘗言
齊不當絕卽墨大夫嘗請收各國大夫復晉楚地以
制秦齊楚莫能用廉頗李牧足以懼秦而趙不終用
之樂毅亦有爲者也燕不用于秦而用于齊自相屠
滅以爲強秦之資雖欲不并于秦得乎則欲搽制天
下之機知人又其要矣

尊崇興獻論

明世宗以興獻世子繼武宗大統下廷臣議尊崇興
獻禮時楊廷和蔣冕毛澄諸臣引定陶共王濮安懿
王事主考孝宗張璉桂萼諸臣主考興獻由茲興獻
稱帝稱皇稱本生稱皇考立世廟入太廟配享上帝
先後封章三百有奇交辨者七百餘人從楊蔣議者
十之九從張桂議者十之一卒如張桂議予謂聖人
制禮準于義通于情情與義安而禮合夫漢哀帝宋
英宗業已立爲皇嗣養宮中義不得更考所生况成

帝已爲共王立後濮王尙有衆子奉祀爲哀帝英宗者情有可安故知定陶共皇之號非濮王皇伯之稱是也若允武本東漢重興國祚之主揆情與義得追尊乃別立四親廟祀南頓君以上四世而無尊稱當漢祚中衰允武起民間恐未足彈壓天下人心因遠溯大統于元帝遂不知自忘其親身可爲訓若魏莊帝原彭城王勰子爲爾朱榮擁立接明帝統追尊彭城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將遷主太廟臨淮王彧尙書李神軌持君臣並筵不可力爭良以彭城終身比

于明帝稱帝不爲不尊其入太廟與廟號不待識者已知其非唯孝宣承孝昭後追謚衛太子史良姊曰戾太子戾夫人史皇孫王夫人日悼考悼后置園邑不稱帝人廟情與義得近乎中夫明世宗以繼統守成較允武重興國祚有間然以繼武宗之統非繼孝宗嗣也當與漢哀宋英立嗣者亦異且共王濮王有後興獻于世宗外別無後世宗又身爲興獻子安可引漢成故事爲興獻別立繼乎不可同語明甚至僭濫如魏莊不足法無論矣所宜辨漢哀宋英奉本

生過情正免武事本生不及情折衷孝宣往制尊與
獻爲考爲皇別立廟不加帝號禮差降于孝宗武宗
尊與獻妃爲后迎養宮中禮亦差降于孝武兩后則
允當矣乃進稱睿宗祔于太廟徑越武宗上其爲興
獻君臣之義安在哉使興獻有知且跼蹐不安是世
宗陷興獻以不義非尊親也是廷臣逢迎固寵陷世
宗以不義非愛君也嘗議考興獻張桂初未爲失比
何淵奏請獻皇進太廟竟不之阻及議世廟神路請
與太廟同門則又從和之逾崇先殿成奉獻皇帝神

位其中昭聖太后固孝宗后也行謁殿禮亦不之阻
張桂容辭責乎武宗后崩議謚張力抑之必不與累
朝皇后同十二字則何爲也至奉獻皇爲睿宗祔太
廟配天時張致仕猶與朝政曾不一言及之益始議
稱考之是不足揜稱宗入廟配天之非者張桂也其
必爭皇叔父母之稱請立崇仁王爲興獻後者亦非
當時世宗已迎生母蔣妃在道果立後將令復還興
邸不得自子其子而子他人之子酌于母子之情安
乎不則母妃入京必如部議由東安門用王妃儀仗

且將以臣禮見世宗酌于母子之義可乎不則世宗
 果避位歸藩以奉其母而後可益知所以伸與獻君
 臣之義而不思所以體世宗父子之情泥于漢宋諸
 儒之言而失變通者楊蔣也予故曰但當尊與獻為
 考為皇別立廟而不加帝號禮差降于孝宗武宗尊
 與獻妃為后迎養宮中禮亦差降于孝武兩后則允
 當矣

書左傳後

魯人有左氏非左丘明之辨信矣觀魯論丘明似前
 乎孔子者不則少長之者不則亦同時焉考春秋終
 西狩獲麟時哀公十四年也弟子從而續之終孔子
 卒時哀公十有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也而左氏傳
 則終悼公四年附智伯事舉襄子謚當又在襄子卒
 後為威烈王魯繆公時去孔子歿已久若果為孔子
 同時豈去孔子歿幾八十年猶存耶唐啖助趙匡魯
 辨之矣夫往事誤正多安得起啖趙而盡辨析之為

衡山居南紀固南條也經文不入南山而與中岳秦
室同入中山經內夫西蜀岷山以東江漢界之兩山
相距甚遙乃同載入中山經者猶之羽山莫近于泰
山而經文不附泰山後羽山之與會稽間以淮丹間
以江經文乃同入南山籍中均之錯亂難考予不能
無疑者三若西海之抵東海里道遼廓古今無定說
大率非數千里盡者經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
箕尾之山踰于東海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豈東
西海之相距尙不及三千里哉予不能無疑者四此
姑舉易曉者言之他如長沙零陵丹陽番陽雁門緱
氏諸名及郡縣之稱類秦漢人語管人旣已辨者不
具論乃若滑鎔荒誕尤難指數故司馬子長曰言九
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
不敢言誠哉是言也

不尊言婦人其言也

惟山川

其空而本殊山無怨

且歸代昔曾曾其時

其前各文雅無之無

故舉長樂昔言文以

王藏書宋太宗史後

宋太宗忍人也亦偽人也夫皇子德昭無罪自殺德

芳無罪處秦王廷美憂辱死皆太宗殺之也推太宗

之心不過欲私天下于身若子遂背母負兄殺弟姪

不顧忍孰大于是及德昭死抱尸而哭甚矣其偽也

廷美德芳猶之死也如不聞宋后崩不使羣臣成服

太祖崩不踰月亟改元而為德昭獨哭殆將以欺天

下耳識者因知燭影避席皆偽也當太祖不豫召晉

王屬後事授以天下此何如事宜公言之縱宦官宮

妾可屏而執政二三大臣不可弗聞也卽太祖病革
太宗亦當請速召大臣共聞遺詔俟太祖賓天而後
卽位誰得議之乃斯時太宗而外勿許一人近繼統
之命無一人聞則雖無戮斧聲亦弒也篡也太宗知
不足以欺天下故爲避席狀于遙遙燭影間僞益甚
太宗之僞不獨此于趙普旣罷復賜宴贈詩使其不
出于僞則罷之者何居于時普感泣亦以僞應之全
普領也及太子廟見京師喜躍太宗曰人心遽屬太
子處父子且然他可知矣普曰豈容再誤似也第杜
太后召受遺命爲誓書者伊何人而不言之于蚤乎
普以柴禹錫告秦王驕恣得侍中以竄盧多遜孤秦
王而保茲侍中僞畢露矣盖太宗之君臣始終相率
于僞以濟其忍使非寇準一言太子幾危哉故曰忍
人也亦僞人也

不至殺建成元吉謀尊高祖爲太上皇而早卽大位
不止予竊于唐宋兩太宗皆不能無議焉

太宗本欲自其非爲太宗也又天下將亂不至殺
太宗蓋出太宗報事蘇式式太宗不與於手以文
無言也主平云專回故早以既刺許年孫至休後
驅其高朝王江臨祥泰與貴大舉天下以歸太宗曾
刺許之舉本太宗舉也則之也太宗曾以文勝太
日此朕百十年十月日
予叔父鶴誠公早世叔母程苦節三十年矣予仲兄
鏡若亦蚤卒嫂汪苦節亦二十餘年矣弟湘思爲母
及嫂徵雙節詩文寓內乃爲文求之序事及予叔父
余進而問日父名其當諱乎日諱天下疑信之事質
諸經史質諸聖人斯可矣詩日克昌厥後駿發爾私
一之日威發禮日昌本之菹書日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不爲文武諱春秋書同盟于幽不爲莊公諱書戊
申朔楚人使宜申獻捷不爲僖公諱晉人執宋仲幾

諱說

宋樂大心宋公子地宋公之弟辰不爲定公諱此臨
文不諱之旨非概曰不諱也禮曰名子者不以國不
以日月山州隱疾曰男子二十冠而字既字不名皆
爲避諱地也曰卒哭乃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大
夫之所有公諱均之無敢犯也曰不諱嫌名二名不
偏諱夫人之諱雖君前臣不諱婦諱不出門大功小
功不諱廟中不諱益言非此則諱也虞書曰若稽古
帝堯若稽古帝舜稱古帝必非當代史臣之辭諱不
諱母辨也夏書曰禹敷土而禹謨曰若稽古大禹則

夏書亦非當代史臣可知也湯名履商書無直稱商
王履者周書武王之告皇天后土曰唯有道曾孫周
王發泰誓曰肆予小子發成王疾大漸召告諸臣曰
用敬保元子釗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康誥曰惟予一
人釗報誥一則對天書名一則誓詞自稱一則父名
其子一則王在喪自稱史臣卒未擅書文武成康名
也猶之春秋隱桓而下十二君不得書名唯桓之時
書子同生父不諱子也書子卒謂文之子赤旣葬文
公遂不得名也以言乎經皆經也以言乎史三帝三

王之史書也平王以後史春秋也論諱者當知所守
矣若史記避談字改趙談爲同子張孟談爲孟同范
曄避泰作大不受太子詹事避金及今以茲字代之
徐積避石有生不用石罷遇石梁令人負而過劉溫
叟避岳終身不聽樂甚因避諱變官制山川郡邑月
令古人之名以至更人之姓是則諱名而過密者非
也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是得諱不諱也顏真卿家
廟碑書父曰茂曾柳宗元侍御府君神道表曰先君
諱鎮將以傳信故不諱雖然獨不可丐其文于人乎

延陵季子之墓孔子題也孔子之題季子也代作碑
銘傳志所由始也若周公子思亦可法也仲慶之稱
以字行也金滕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以旦代某
之身公之告于太王王季文王不得爲武王諱以告
三王者書冊而藏之匱義在得諱故不書名隱道也
抑公告三王不諱將母啓金滕之日諸史百執事對
成王故諱之亦臣道也不則成王詔垂之史册彰周
公之德特不得仍告祖之辭不爲武王諱子道也周
公見之當必不以爲非是顏柳之不諱未足師也人

或引昌黎諱辨卽言天下後世言諱皆非抑又過矣
何則彼謂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仁子不得
爲人乎故極言以見諱嫌名者之惑不謂人臣子可
直呼君父之名不顧也曷拆衷于孔子孔子襄公二
十三年書臧孫紇奔邾不因父諱諱臧孫之名有焉
若與叔梁字連稱之無有也于母特不偏諱若竟不
諱無有也學孔子者朱考亭也曾證之詩書謂若泛
用不諱以明乎終未敢指君父而犯之也人苟直犯
君父之名其不可也必矣管宰我期可已矣之問孔
子曰女安則爲之爲臣子者亦求其中之安而已獨
諱名云乎

蘇武捕虎者說

自撰

其

其

其

遼州枕太行之陰向多虎山村白晝族行樵蕪俱絕
人愁恐乃群習捕虎術日益精有壯士某者力千鈞
操術絕等輩嘗獨入深山搜虎穴虎死壯士手不勝
記一日且手縛生虎歸由是他虎皆潛匿竄遁人相
咋舌曰真壯士哉遼與澤州故接壤邇歲虎相率徙
澤州爲窟澤之人患虎與遼之管者相若州守謀諸
土人遺書借捕虎者於遼長吏素知壯士曰惟壯士
可遼之人亦曰壯士外罕與俱時一年少欲往人咸

竊笑而非之彼初不知也求往甚急比擇三十許人
借壯士應澤州請年少且以得與爲榮旣至循虎跡
往平旦有白額虎負險蹲踞爪牙如利刃目如電號
聲如雷山谷皆震動衆莫敢禦壯士髮豎背裂而前
虎與鬪訖薄暮虎傷踣地忽狂風大作沙四塞野爲
之晦茂林一乳虎突出壯士不及見遂中傷風始定
年少相踣虎在地且殫攘爲已力明日衆以斃白額
功歸年少年少矜詡不疑約結復入山兩閱月無所
獲遭病虎與一自斃虎衆且進且却審視其莫能起
擁以歸澤州守張筵勞捕虎者論坐首遜年少犒散
金帛年少且倍遣鼓吹旗彩送以歸及入遼州城路
人遙相望日此必壯士哉旣近知卽爲衆所非笑者
也咸愕然久之謂得失成敗之數不足悲也如是夫
予丁巳過遼州逆旅主人具述其事甚悉或則曰壯
士之往也方在道蚤自悔捕虎非善技卽逃入中條
不知所終故若輩得以浪得名耳因爲是說

滇補敘言

學文堂文集序

羅蘿村詩序

樗齋先生詩鈔序

家全子叔詩序

陳幼木臥遊草序

吳叔子詩序

張子歷試草序

鄭氏族譜序

振古堂詩序

陸子詩序

吹雲閣寓言序

陳子詩序

黃元龍詩歌雜著總序

孫無言十家詩餘序

瘁吟草序

車靜淵詩序

四書

宋

玉照文

宋

宋

宋

車馬賦詩

神學草

發難言十家精語

黃元道精語錄

朝子精

大觀閣書

朝子精

述古堂

大不擬

御製皇輿表敘

朕聽政之餘披覽史冊以知古聖王之丕冒八荒併
 包六合其規制尚矣乃上下數千百年世代綿邈其
 間帝業之所由興都邑之所由建關塞所由設疆圉
 所由廣生齒財賦之所由蕃盛莫不各因其地使非
 博綜而詳覈焉安見夫所建所設之必不可易所廣
 之必不容已所由蕃盛之原非偶也朕思往聖之蚤
 夜經營區畫當日之形勝而出萬全者顧何以曠數

世而如身履其地其時若勢歷歷乎几案間洞然心目而一無疑實是皇輿一書表而出之毋容後矣乃稽陶唐虞夏爲九州爲十二州其後爲三千國爲千八百國繼此易封建而日四十郡者秦也再易之以十三州者漢也別之以十九州者晉也分之以十道而增爲十五道者唐也列之以十五路而增爲二十三路者宋也以中書省領內諸路中書行省領天下諸路而號爲十二省者元也若夫兩直隸轄于京畿天下統于十三布政明也我國家蕩平區夏以來

定鼎燕都以龍興之地配焉而俯臨乎十有四省之上極東西南朔敵琛納雉未可殫紀視前代聲教之所訖未有過于今者由今追管或一地數更其名或名同而各異其地或始合中分或旣分復合或廣隘有損益或方言有譌舛誠非瞭然如指掌當日之經營區畫何從悉也乃命儒臣先之以畿輔次及諸省括以諸郡繫以諸州若邑更揭昭代之名于晉疏歷代之國號于下而直書之以爲經列歷代郡邑之名而橫書之以爲緯徧蒐諸書正其誤補其遺而闕其

無記載者助自唐虞迄于元明條分而縷析之若馬
 援聚米成山胸無疑障若張華之對漢宮千門萬戶
 應答如流又如大禹之使太章豎亥身步乎四極之
 員幅而莫不井然可數今是書出俾百代昭垂之史
 按之輿圖而皆有裨于實用是當刊布天下以為讀
 史者法谷異其此知誠令中外各知所趨更其各道
 風尚未可盡于今昔由今設管地一此履更其各道
 主盛末西商成始經餘未下戰非所力學時之
 式原無帶以諸典之此原無而於下言四書

御製四書解義敘
 朕觀前代帝王繼天立極務期上理率能治隆于上
 化成于下未有不時敏于學而能躋乎此也自二帝
 以精一執中授受學之統遂與治統並立嗣茲聖聖
 相承由來尚矣朕纘承太祖太宗聖祖鴻基
 卽位以來孜孜圖治恒慮君師治教尚有未逮萬幾
 之餘于諸經史百家言罔不披閱乃知六經史鑑為
 百王致治之迹而其理不外孔曾思孟之書今欲探

其微言如親炙乎闕里以續唐虞未墜之緒固無容
後因特命儒臣推原朱子傳綜詮註點其舛謬汰其
繁蕪撰爲解義一書法嚴而正語精而核文簡而暢
非如大全備而不貫直解俚而不莊真聖哲之關鍵
帝王之心法也程子曰學者以論孟爲本論孟旣治
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朱子曰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
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先儒表章庸學與儀禮戴記
等重漢文置論語孟子博士良有以也說命曰學于
古訓乃有獲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朕
一再細繹焉當莫切于四子矣爰命工人鑊梓頒布
本講席政教之資出而公之天下使人皆有以通其
義明其道庶幾家不異政國不殊俗于以還淳古之
治其勿負朕意焉

信其夙負賦意語

兼施其能無資不異如國不報於上以受其官之
本精氣如天之資由而公之天下無人當不為其
一再辭職當莫財于四千夫受命江人趙林於

大夫滇補敘言

康熙戊申之夏南寧令石門程子以覲事南旋過
吳興出其滇補一書示予予惟滇南風土與黔迺予
黔人也竊嘗聞之昆明五百里之林岫黠蒼十九峰
之道里以迄牂牁夜郎黔驢石燕之辨闕而不講者
多矣滇補之不可已也雖然地近荒徼文人罕至兵
燹之後載籍存者十之立三五士峻而險非有深心好
古之士不及焉若是者誠難求其立馬賦詩攀蘿作
記不憚重繭以廣古人之所未備者非子其疇能之

程子之蒞南寧也撫洞蛮馳露布武事以脩修庠序
典棘闈文事以興獨是有相如太白之文章而功業
不傳有莊躡伏波之奇功而著述不少概見後之人
悲今古之無全人而或有從事于筆墨者又無全書
不亦大可慨哉天下山川人物生於遐荒不入爾雅
職方之記者不少滇爲靡莫之屬自蒙鄭以迄段氏
賓服不常今且入我版圖隸我王會君子儉而知禮
小人稼穡而安于教夫郡邑之誌湮沒不彰者賢士
大夫之羞也網羅舊聞以輯國雅者良有司之事也

晉白居易知忠州而人頌使君之詩張子厚入成都
而人傳劍閣之銘王少伯遷龍標而詩名盛蘓子由
守循州而龍川誌成之數君者雖其遭遇各殊其於
奔走萬里鼓吹風雅之道亦畧同焉是集也於關索
武侯知忠孝之大於朗日真峰知民物之蕭條於盤
江石堡知國家設險之不可一日廢事功著述可謂
兼之非徒文詞之工而已也予走京師謁同里公卿
滇黔全誌欲合爲一書以俟太史氏之考今與程子
綜論輿圖徘徊故里而竊有同志焉然子材則不能

遠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莫矣又曰維君子使媚於
天子程子之謂也夫書以對太史丹之書今與程子
兼之非亦文同之工而子少平夫亦和隨風里公曠
五亦登時樹來這劍之不問一日漸事也春與百臨
元武映水兼之大外順日真執映月然之簡新外繼
亦去萬里迤邐及風舞衣談亦暴同然長禁也律關索
半餘脈而請以請氣之幾欲皆報其數與奇極其究
而人與長問之證王少伯選請默而請各益漢五由
亦自氣長候出限而人於對哉之請與平早人如洛

以學文堂文集敘

今國家制度畢舉于銓法反復釐定謁選概以歲月
淺深爲次進士與殿試後濡至數年始入官其間才
智非常之士無所試其力反得潛心經史撰著然尙
莽裂滅之流未常洞觀今古廣求名理往往汨沒消
靡不自覺若粗心躁氣者撫拾古人糟粕形似剽竊
偶然得工輒妄意襲取時名識者羞之崑山徐子嘗
極稱毘陵有陳子椒峰篤古學時予未識其人并未
見所爲文也越六年予入京于荏平王黃門坐上見

學文堂集卷帙幾盈尺展閱一過益心許焉歸廣陵
陳子以集見寄由是得竟讀所爲文文乃清勁淹洽
取格嚴整氣高古若詩詞固餘事想自釋褐來不以
需次謁選廢時日積生平學力又磨礪者六七年諸
子史與雜記錄無不涉而尤寢食六經宜其充滿鬱
勃復循循規矩不以放言高論求異而人卒不易及
益鄙變化莫測要歸于禮義忠孝聖賢之旨他日朝
廷國史以及詔誥號令之叅修討論與夫見諸行事
以佐治天下知必本於此楊子雲常著法言蜀有富
人贖十萬錢願載姓字子雲曰富人安得妄載陳子
名且日盛天下之人將以得挂名文字中爲重輕願
吾子其嚴之耳

君子其... 益天下之人... 人資下... 益天下之人... 益天下之人...

羅蘿村詩敘

詩日瞻望父兮瞻望母今日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又

日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益三百篇詩所由昉也夫亦

知後世之論詩者徒求氣骨聲調於字句中未盡得

矣予友羅生家會稽羅村去苧蘿村近因別字曰蘿

村予締交始乙巳十月于時僅知其善詩越數年幾

經聚散癸丑之正月再遇京師詩益進是年秋生從

友去皖城予亦相繼出都歸廣陵十二月生遣平頭

至取舊鐫詩刻之寄敝廬者比知生之嶺表自是不

相聞者久之乙卯冬生從白下寄書來知居母憂爲
中心傷悼未得其詳歷春予再入都生之弟來見乃
具述甲寅之三月其兄從嶺表歸六月遭母病七月
十三日母亡是日賊寇薄郡城備艱難後事率辦八
月三日寇掠羅村村之人逃旣盡生衰絰撫母喪號
泣賊見其貧舍之去官兵繼至亦不忍犯兵退思母
喪之不可久留也乃自操小舟從數百浮尸上行昇
葬于山余聞之嘆曰可謂純孝矣踰月生且自江南
來相視嗚咽涕下聞羅母年以六十七亡亡總二年餘

乃猶於喪亂中能侍湯藥躡踊視殮無少失予母年
亦僅六十今且亡七年矣憶管外舅方多故予從之
西吳聞母病急踉蹌歸歸前三日母亡惟抱痛終天
後聞人之有喪母者予心輒如焚因追念予舉於鄉
之明年出入失告母從而杖時未知杖之悲也今之
出入無母告卽杖何可得猶幸生之父年六十有一
予父年六十有八方矍鑠第羅生以諸生食貧糊口
四方未得歸養予將博一官爲迎養計需次無期生
亦共爲惆悵其重根本類如此宜其發而爲詩不獨

以氣骨聲調爭高不偶因問敘而特舉所重言之雖
然此之故獨五七言云乎哉獨三百篇云乎哉凡言
詩與不言詩者得其故而通之而六經之指歸無異
也亦勸夫士人之爲子者如羅生焉可矣

西吳間母詠慈惠節婦傳三
夜簪六十今日寸寸平天劍管
以證代元原中謂詩國樂雜
外間人之存矣母者子亦羅生焉可矣

樗齋先生詩鈔敘

公諱自昌號源祐家於吳晚著樗齋草學者亦多以
是稱之聞未之見也乃於今日上之矣郊從應制受
知於公之孫竹隱先生撤棘相見尋知通曉聲詩喜
甚時卽剪燭立韻得佳句輒拍案叫絕日此子真吾
徒也未幾揖別就公車遂浪跡燕齊吳越間數年時
先生移守務州歲庚戌以丁尊人喪歸吳得謁於廣
陵僧舍適亦居母喪衰經見語皆嗚咽卽別去越癸
丑服闋就試先生亦除喪赴補拜訪於都中之慈仁

寺因晨夕論詩不輟是秋闈復以下第出京明年先生補南詔太守遭道路梗塞往來廣陵雖踉蹌困頓詩思益豪及見新咏亦頗以進益相許由是倚和益多今丙辰自春徂秋追隨京邸乃出大父樛齋先生詩以示計將彙成什梓集有味情草臥雲稿壓餘草秋水亭草霏玉軒百花雜咏樛齋草統名曰樛齋詩鈔展讀一過起而嘆日咎智永研心成日書法乃到右軍孫莘老嘗請益於永叔應之日此無他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

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山谷謂詩有換骨法奪胎法學者不可不知聞樛齋先生曾集李杜詩注及刻大曆十二家今讀詩知得神解而不依傍其迹又嘗註南華經輯太平廣記大抵於經史子書及稗官無不涉歷雅與永叔山谷之言有合於智永之學書亦略同豈偶然哉更有園日梅花墅遺命爲寺後人踵而行之以成其意此則具見達生之識過於尋常者十百倍而非時俗佞佛之比若夫蒐刻遺書而表章之所謂闡揚先志或在此而不在彼因並識吾

竹隱先生之家學有自來也而家大父亦有撰著猶多散失未輯而行之良有感矣

人甄而存之以叙其意此固其長也夫其書而書亦如所登辭然若更休固曰然其學豈命也哉官無不遊遠雖與派於山谷之言亦合於其學又嘗讀南華孫華太平賦其大凡其學豈命也哉又讀大觀十二表今讀其書則知其學豈命也哉其書出必不與人故世少其書至其山谷之言亦合於其學

張常家全子叔詩敘

丈夫者流幸而立身朝右得行其志於上下間亦復何憾不幸而風塵偃蹇不得行其志勉就記室藉他人事權俾實學畧見於世卽名不吾歸亦庶幾行吾志所欲爲耳余叔全子少長燕京性好學雖不斤斤章句每縱論史冊往事無疑義以是知其無不讀也厄於進取志不遂每客吳楚梁趙間往者漳浦涂進士赴晉之絳令傾慕既久納幣庭請禮以上客越二年絳漸治絳人德令君不衰孰知有客某者實爲之

既而歸遇于廣陵挑燈雨夜得讀所爲詩若干卷清
致一往而深能使躁者曠者愁者疾苦者皆斂靜懽
怍莫察所由又如管人所謂文章自出機杼成一家
風骨初若非志之不得行者幽憤鬱結之所作也又
數年叔應田君之聘於壽陽壽陽固彈丸山縣當孔
道甫朞年令之賢聲達境外叔喜令之可與有成也
相得益深時予浪游入晉與叔遇更得見其近詩若
于卷則氣蒼力厚視管又異矣家無方伯亦以雄偉
非常之畧先後客閩越二十餘年昨歲來歸亦出其
撰著若干卷清瑩秀徹同一淹滯時賢幕下亦日庶
幾得行吾志而已矣世有學者若是猶將表彰之况
其爲吾伯叔也叔之詩予久欲彙之以行於世積此
念十年餘矣今困於力先出其十百之一序而梓之
管人稱楊徽之詩謂必以天地浩露滌筆於水甌雪
椀中方與此神骨相副今名叔之詩日滌露集義取
諸此第惜吾言無足重於人更何能推引以伸其志
哉

好

游北萊園詩言無以重其人更何能得其志
蘇中亦與此類骨酥而今亦殊之詩曰然其達邪
吾人蘇蘇蘇之詩篇必以天賦若靈術乎亦水則遲
念寸手爲笑今因故式其出其一
其西言自以詩之詩于八人皆以文以詩其詩也
其詩于吾志而詩也其詩亦學亦詩其詩亦詩之詩
其詩于十人皆詩也其詩亦詩也其詩亦詩也其詩亦詩也
其詩亦詩也其詩亦詩也其詩亦詩也其詩亦詩也其詩亦詩也

題笑陳幼木臥游草敘

往歲予寓京師予友徐漢士與客俱來客志趣孤潔
雅如幽蘭芳草復善韜晦徐子曰此固所稱白門賢
士也遂得與幼木交比遇胡璞岬乃豔稱幼木詩畫
不去口及出畫幅相示宛置人佳山水間流連不忍
釋頃出所著詩寄託遙溪悲愉盡致予加心折首頰
相與擊筑放歌倚和慈仁松底凡幾閱月託交日漸
溪徂夏緣失意各散去寤愁抑鬱畧同越數年都門
再聚詩畫乃益工購者不厭幼木之名旣滿天下矣

時又以下第南歸予後幼木行踉蹌尤甚其間歌泣
怨悞恒發于詩遠寄郵筒相慰藉明年幼木就外翰
得晤於吳門百花洲上追論舊事依然如昨進索新
詩一再披讀自瞻闕里過武城而後更爲一變夫以
嶮崎磊落之才清新澹遠之氣愈斂愈神愈朴愈古
奧而非僻竒而不詭江山之助殆不誣乎予亦嘗浮
五湖探天目泛洞庭登泰岱結覽竒特輒恨蠟屐所
經繪寫未能登臨勝處終與雲煙滅沒其不爲山川
嗤笑者鮮矣異日者安得偕陳子幼木遍歷五嶽名
山而一一藏之圖畫載之詠歌庶幾春之朝秋之夜
與二三酒徒詞客歌妓狂僧隨在展玩而五嶽名山
不出戶庭不亦大快事哉故於其詩草顏之日卧游
良有以也乃才如幼木端是紫薇青瑣中人山嶽之
願恐未卽遂遂此者其唯予乎漢士璞嗟聞之知必
以余言爲有合也

以余言為亦合也

吳叔子詩敘
山流者一燕之圖畫薄之福也
不出其真不亦其地也
吳叔子詩敘
山流者一燕之圖畫薄之福也
不出其真不亦其地也

吳叔子詩敘

管蕪明允游京師歸語其子子瞻曰自今以往文章
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
已見其兆矣嗟乎獨文章然乎哉世之言詩者甫知
擗管即侈然自負新意竒語間亦有之然繩以古人
法度絲髮未諳此不過竊名風雅忽近賤實者流也
吾友吳子叔子制蕪著名有年每從坊刻中見其文
企慕其人久謂必攻苦制蕪士也歲癸丑余來京師
吳子亦以選拔入成均訪余客舍辭旨恬雅靜氣迎

人心益重之然未常一語及詩也未幾先後南歸復
遇諸廣陵與之飲相得甚歡予不善酒年來游于酒
人頗知酒吳子對酒當歌意氣自如觴政偶苛吳子
無懼色如是卜夜者三然後出北游詩百首屬爲點
定予歸而挑燈讀之諸體悉精贍五言古詩尤清健
古樸不禁擊節嘆日子不見此詩人久矣苟非深歷
于困躓顛沛烏能有此益其心惡夫忽近賤實者流
去道日遠初不以詩名而詩名卒歸之良有以也梁
昭明謂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楊龜山謂淵明所
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吳子其庶幾乎今而
後不得以制莠之士目之矣

外不特以國選之士日之矣
不問其官中實難辨出于自然與否其無幾于今而

主其張子歷試草敘

制科取士漢而下代各不同有明之初幾更張而仍
宋相王安石分經取士法相沿遂三百年天下士莫
不窮年皓首屏置一切以畢力于此及成進士然後
出所揣摩行世後起者羣相效法以為如是則得不
如是則失日真稿日房書其人生平應試之文附見
應制科者自謂科名既得文有據矣黃陂張子困于
明經不得一第年且五十自傷其文之不遇有歷試
草之刻不知者將從而薄之非之訕笑之若日是亦

不可以已乎嗟乎張子世祐不以文重也祐父國勲
字伯明愍帝時歲貢任應城教諭三年移新寧令未
往適流寇張獻忠圍應城公告邑令張紹登日賊猝
至城無兵賴士民在吾與君守之事或濟未可料也
不濟有死而已令亦慷慨登城尋以不屈賊死先是
分力防禦民食久盡不忍畔城全者三閱月賊計已
窮如外援絕何公時守北門賊擊城東面以入左右
日賊未至城北公可急去公日食人之祿而臨難偷
生可乎乃沐浴起作絕命詩十首正衣冠向闕再拜

大哭已而哭伏先師堦下賊至亦高其義誘以官公
厲聲抗罵賊旋縱火焚學宮逼先師殿公急抱先師
主出且哭且罵忽空中聞雷風反火滅聖殿得不毀
賊日此老倔強殺之頭顱着地罵聲始住城陷爲崇
禎丙子十二月初十日公死爲是月十一日祐年十
二家居聞變不避鋒刃奔求父尸昇以歸比賊陷郡
邑殊多死王事者亦衆公屬末僚竟未得上聞明年
祐走京師具疏通政司爲父陳死賊始末故事撫按
具題非此不得封進祐羈留一年日夕哀號乃親搗

登聞鼓愍帝閱狀憐之于戊寅年十一月下吏議公
得贈將仕郎國子監學正謚忠烈祀名宦鄉賢廕一
子楚之士大夫在朝者聞之日張伯明有子矣乙酉
楚之湖北奉我 國家正朔遂大定壬辰張子膺歲
薦例得推官通判縣令不就蓋傷其父苦志未第期
必得以慰地下夏七試棘闈三副榜最後就教習
例擢詹事府錄事需次待補張子日終不遇也歎哉
盡出生平應試之文彙梓之亦日科名未得文不任
咎也若夫世之知不知非所問余聞而悲之日管唐
以詩取士李杜不與二子之詩不因廢也子之文梓
亦何傷况吾子父子間自有可傳在夫何總總焉較
勝負之數于帖括中乎爰卽以爲敘

鄭氏族譜敘

鄭生東邑先世居歛以西族大且著人稱其地曰鄭村有明之末其先人客於廣陵之海濱日東臺生弟兄遂家焉是地多以賈代耕去任不常間有土著高曾已上廬墓罔知或能知高曾已下廬墓而爵里事功茫無可考若族人雖有服者從老死不相往來世治猶然不幸經喪亂流離倘一舟遷而子若孫不辨其父祖何名何字况族屬哉生鑒於斯邈厥近祖得圖系而加詳焉某字某某官某某行實遷某地志

本之不可忘也其始自令君者鄭之系至君之子中
絕君之洪恭人有諸孫國英入繼賴以復振此固鄭
氏盛衰之會所不敢畧後之支庶一展帙而先世俱
存於目動於心有心得而推廣之使祀事不衰墓
草不榛蕪族姓不致漫無倫敘何一非譜之力也蘓
明允作蘓氏族譜立亭刻石旣而告曰凡在此者處
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貧而無歸老者字之富者
收之是益族譜之所由重也鄭生勉之矣

振古堂詩敘

歲丙辰予下第京師謁選復不得居長夏總越戶限
塵滾滾撲面汗蒸蒸下但科頭跣足箕踞僧寮舍書
卷無可消日一日夏子宛來携晉楚數年游草至溽
暑中正未易有此予喜曰此固一清涼散也夏子家
茗溪蚤歲輒刻意學詩復奔走天下若而年廣之以
閱歷研討故能沉着痛快陳同甫嘗論作文不用古
人句只用意若用語亦不用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其
庶幾乎顧安爲論定凡匝月互質所見而相長焉夏

子乃主于西泠趙計部與其伯子介州君固聯牀也
歸以告明日介州挾振古堂詩問予更願爲序益亦
謂知言也先是辛丑歲予以文字知于甬上侍御胡
公甲辰入京方識計部時叅幕府知實計部始走謁
誼加篤以是耳介州名最久未幾計部令靈川介州
受事茂苑文辭吏事相雄長計部卽邀特典 內召
介州非丁母憂亦且 內召今赴補介州大令脂轄
將就道而風雅不輟洵過所聞及竟讀是集大抵勞
於王事本少陵忠愛之遺和平出之而不欲艱深險
僻立異得乎風騷之蘊藉深矣或則以未與高第爲
介州與予惜思少陵太白卒拜拾遺召見金鑾殿上
蘓明允權書旣成卒遇永叔奏于朝除較書卽皆不
可謂非受知天子子行矣他時中都綿上家被絃歌
以聞朝宁知遇有在然後信吟詠非細故而潦倒如
予亦藉以解嘲也夫

平衣襟以微服也夫

以開辟守映數百亦然於計也精其既其而然也
可謂非受映天子于亦其也中階錄士宋太極
蘇門火蘇書謂其卒世亦對笑于
不悅與于蘇思少對太曰卒我命
擲立是卦半風烈之臨蘇其尖丸
未與高乘也

陸子詩序 亦交外加長蘇詩其 八只對于米日

天下事物之真贗美惡是非足憑而不足憑也自古
已然矣夫真者美者是者盡人而知為善也贗者惡
者非者人盡知為不善也凡實贗而顛于真惡且非
而冒為美與是者人多不之知猶日為其近似而難
辨也若乃真贗美惡是非並進宜判然矣而人之混
淆顛倒卒多于是有夷炎之貌不若嫫母之專寵矣
嘉禾之種不若根莠之得歲矣于將之器不若錯刀
之利矣不夜之寶不似魚目得剖身而藏矣駮駢之

良不得借款段飽芻豆矣雲門章磬之音不及靡靡
鄭衛悅耳矣天下何事何物不然亦奚啻歌詠之微
哉陸子今年踰六十鬚髮皓然抑鬱沉淪終未得矣
試君子每惜其人而歎其遭遇也乃負不可六世之
概困而益壯每託于詩使非寢食于古人之堂與何
其確然有以自信若此他如世之真贗美惡是非固
當屏置勿論胸次居何等也昔子瞻荅友書謂新詩
真不可及此竊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
笑曰如某亦難作交代祇是權攝耳使見陸子將日
其亦可交割矣於其歸出詩篇屬予點次遂爲之序

吹雲閣寓言序

古今人之所以異于百物者唯其靈也時或無異于百物甚復有蠢于物者唯其昏而情識得以蔽之也賢聖懼人心之日陷思有以撤其蔽覺其昏破其蠢矯其無異于物全其所以異于物者凡所以垂訓于經傳間亦詳且盡自人心之陷深且固而漸淪于不可拯斯亦世之無如何者也人或知其然而莫之問遂使人心愈陷而無可終極曹子始諸貴胄攻苦窮研于經籍子史既久一日遇于燕市出其吹雲閣寓

言一卷示余余一再讀之知非近今人所可及也卷
計若干篇隨其見聞所及或舉一端或連類以及寄
彙括規諷于博物中能使見者解頤讀者忘倦其詞
則潔其味則永其旨則遠亦若偶然言之初無意于
人之聽我言言之日非必有所寓而卒無所不寓曹
子嘗讀書于黃山吹雲閣故是集以閣名倘于山空
月落萬籟岑寂之頃有所獨得故能爾爾士君子若
第矜其奧博而以爾雅山海經視是書其失曹子奚
啻千里哉

陳子詩序

詩之道患乎無本然本亦有辨矣本于性情則真本
于學問則厚今之論詩者不然謂宜本于宋唐六朝
漢魏而上遡其源于楚騷毛詩或則必本一家言如
蘓李陶謝少陵香山昌黎放翁坡仙諸賢其說未盡
非也無如膠瑟之見未化有意髣髴去之愈遠其不
類者未免嬰邯鄲學步之誚卽類者亦爲優孟之衣
冠往往竊其貌失其神髓試進而攷其三百篇之所
本者何在則未有以應及退而問其在我之性情學

問茫如也陳子之爲詩也不爲一家之氣韻格
律束縛而與會所流歌咏隨之乃獨成其爲陳子之
詩求之性情學問而在確有所據亦足知陳子之
所本者別有在而非世人之言詩者若也昔陳伯玉
入京于宣陽里舉于縉胡琴一擲碎之銘乃大振今
陳子不待碎琴而名已動公卿其于伯玉何如也

黃元龍詩歌雜著總序

先生歛產多寓白門沉醉古學與伯敬友夏諸君友
善然所與言往往以布衣預爲朝廟憂無何李逆

果陷長安懷寧輩事日非先生浩然返山中明季某
月日招族中二三夙交飲盡歡夜半各散去一族弟
于升退獨後相對漏四下先生從容出其著述若干
卷付託之日吾今可永訣矣言訖無疾而終夫前數
十年可以無死一旦視死如歸此其意後世必有能
知者先生復善游戲詼諧以是南曲中知名當時者

爭一顧爲榮崔嫣然曾有楓落鴉翻秋水明長橋衰
柳古今情別先生句迄今佳話生平又嘗言吾身有
三疾不預藥當死垂暮疾果叠作以預藥得無恙著
有史疑經問未及刻若詩與雜著特其小者耳要知
先生可傳不在史疑經問况詩與雜著耶今歿幾三
十年矣于升刻其集夫先生何以預知斯人之不負
臨岐一言也因爲先生序之

日香孫無言十家詩餘序

黃山孫子食貧嗜古殆所謂鬱其所蓄不得見於事
業而因以自娛者歟客邢江余託北鄰十年嘗慨詩
詞去古自遠欲嚴較定以資後之作者而偶先及於
詩餘詩餘者昉于唐盛于宋本于詩而與曲通固非
詩與曲倘非解人非板則澁非怪則陋以是作者難
選者亦難花間草堂以來指不多屈詞統而後備于
倚聲孫子曰讀宋人詞如歐蘇柳陸諸家得一二調
已見一班何如得披其全稱大快乎今詞亦然於是

後先得詞十家方將廣爲蒐輯以導後之作者庶幾使唐宋之遺音勿絕孫子爲功于詞豈淺哉昔徐孝穆集玉臺新詠十卷魯端伯編宋詩五十七卷鉛粉未盡識者鄙之惟宋次道選唐人一百八家詩荆公見之題曰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孫子由今綜覈甄別且將盡古今詩詞較定以傳當不僅如荆公所云殆所謂鬱其所蓄不得見於事業者其見於撰著間耶至若干家之詞久爲騷人傳頌猶之夷炎之貌有目者所共見固不待詳言之矣

蘇東坡序

我國家爲天下生民戡定四方有事征伐凡朝野之臣同讐之義憤激苟一籌可展莫不思所以奏績時雲壑何君受江淮轉運副使事數年矣丙辰冬部臣撥鹽賦給楚軍不容稍緩適侍御計督餉軍前唯君可當嚴寒之月慷慨趣裝自江都達荊州歷數千里曉夜道途霜雪撲面僕夫况瘁咨嗟君兼程不少懈餉以是先期到一時百萬血戰士卒踴躍輕生君力也向者魯督餉南昌亦風雪累月又嘗令楚之郎

江地界黔楚粵西苗民雜處會攻伐西山糧糗芻艸
供億實繁且從征力役動以萬什郎江一彈丸凋瘵
下邑經營措辦無缺豈易易哉余讀漢史至高帝分
封徹侯唯蕭何食邑獨多詔定元功位次首蕭何鄂
千秋日曹參攻城略地功特一時事蕭何轉漕關中
給食不乏此萬世功也乃鄼侯魯無撰著徒令後人
未得見其人并未得見其書亦大憾事茲則往來于
戰壘郵亭有感必載既歸署詩復成集其詞旨深且
遠有舉足不敢忘君意焉使朝廷任兵食者人盡
如君仰屋脫巾之憂吾知免矣

車靜淵詩序

甚矣古之君相聖賢立大業垂顯名于天下後世未
有不勤而能之也舜命九官舉元愷勤求賢也禹之
胼手胝足十三年過門不入勤治水也湯六事自責
鑄莊山金濟民勤得民也周公一沐一飯不怠天下
士晉悼公六官之長皆民譽皆得舜之意而勤焉者
也孔子攝相事七日誅聞人少正卯司寇三月魯大
治亦猶然轍環列國之初心勤救世也諸葛武侯夙
興夜寐効死以報昭烈勤忠貞酬主眷也陸宣公陽

亢宗韓昌黎論裴延齡奸佞論迎佛骨勤納誨也張
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鄭若齊好書無紙積柿葉
代之久而數屋之葉悉徧勤翰墨也虞卿楊子雲司
馬子長各有數十萬言勤誤著也桓春卿十五年不
窺稼園豨園僑賦日出扶桑鑄硯示志司馬溫公臥
警枕少覺更起而讀勤學也車子居京師爲文人輻
輳地出而交游入而讀書于學亦何勤也一日有西
山游未幾而山行歸矣詩成帙矣梓旣竣矣如余者
體羸弱善病積而成癩人或譏其病可治癩不可治

余亦從之而莫能改故常負文債至數月或數年而
不能報致爲之苦莫幸一避而不可得勤于學若車
子宜其詩也工而視天下古今之書不足讀也天下
不朽之業不難能也而或謂予之癩亦已過矣不見
夫釣名者乎近市利三倍者乎子縱不能爲周孔以
下諸賢擇其最下者勤之亦不致如今日之伏處塵
壒家徒四壁爲也余日不又見夫富春嚴子乎嚴子
之高癩成之也使嚴子拜光武之爵功業不過如雲
臺諸人榮名則有之矣以求如嚴子之高且潔未也

余雖未能為子陵而嬾畧似之蓋嘗愛車子之詩而
今始得序焉亦嬾之予徵也

蓋寒資四壁無餘日不天良夫富春車子平賦子

不謂賢其景不香傳之亦不怨彼今日之外賦

夫陸余崇平遊市休三卦茶子子錄不語為風其以

不休之業不讓銷也而更請子文錄亦了歷矣不長

于宜其精也二而欺天不古今之不一其語也天不

不謂其姪為之新與幸一遊而不其皆應于字皆在

余亦與之而莫消也此當長文費于傳凡如嬾平而





